



曾国藩家书

最新校译本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曾国藩家书

曾国藩 著
呆伯特创作室 译

中册

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家书/曾国藩著; 呆伯特创作室译. — 北京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 1999.9

ISBN 7-81056-364-5

I. 曾… II. ①曾… ②呆… III. 曾国藩书信集 IV. K82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3030 号

书 名	曾国藩家书
作 者	曾国藩
责 编	李德君
版 式	呆伯特创作室
出 版	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发 行	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mm 1/32
印 张	56
字 数	1395 千字
版 次	1999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印 数	3001—7000 册
书 号	ISBN7-81056-364-5/K·32
定 价	(上、中、下)76.80 元

帮忙，邓老八、林秀三也在那里合伙做生意。雪琴河里的生意还好，浙江、福建都有些伙计要来，还未入境。黄虎臣老板次日到瑞州去做生意，要和印渠老行通气，不知能得手否？

我身体平安，癖病已痊愈。在省城和秋山宝店相处很好，只是本钱太少，伙计又不得力，恐怕将来吃饭都难。余不一一。澄四老板三月十九日发一信来，已收到了。润公老板、迪安老板、义渠宝号、吴竹宝店均如此。来的两个伙计，照旧给他们白银。初七日来到店，初九日再走。

咸丰六年七月廿七日与诸弟书

公元 1856 年 8 月 27 日

203

【提示】这封家书谈到李次青在抚州战事喜人，吴城水师平安，瑞州难以获胜，并转告曾国华（温弟）的病况。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位老弟左右：

七月十六夜温甫弟自瑞州坐战船至省，兄弟相会，得悉阖家老幼平安。十九日韩升至，接澄弟书，备悉一切，欣慰无比。

此间军事，李次青在抚州大小三十余战，小挫二三次，余俱获胜，虽未克复府城，而东路十余州县赖以保全。饶州经毕金科于六月廿二日大战攻克，月内尚属安谧。彭雪琴吴城水师平安，贼舟亦未上犯。瑞州自温甫与吴、普、刘诸军到后，江西省城又发兵四千人前往迎接，十五日已相会合。十七日贼来扑营，省兵几不能支，幸楚军救援，转败为胜。廿三日吴竹庄率彪勇千人，并省兵八百人，回剿新昌县。瑞州贼势浩大，守备完密，尚难遽破也。

温弟之病，系伤暑熟，在营误服大黄太多，几至阳陷于阴，现服补阳之剂，日就痊愈，二日内能食能眠，若再服补药数帖，即可复元矣。余身体平安，癖疾自腿以上皆未发。





江西年谷丰稔，足以告慰。顺候近好。〔诸惟心照。

兄国藩手草，咸丰六年两辰七月廿七日，江西省城。〕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位老弟左右：

七月十六日夜，温甫弟自瑞州坐战船到省城。兄弟相会，得知全家老幼都平安。十九日韩升来到，接澄弟信，备知一切，欣慰无比。

我这里的军事形势是：李次青在抚州大小三十余战，小败两三次，其余都获得胜利，虽未能克复府城，而东路十余州县则赖以保全。饶州经毕金科在六月二十二日大战攻克，月内还属安宁。彭雪琴在吴城的水师也平安无事，贼匪战船也未进犯。瑞州自从温甫和吴、普、刘诸军到后，江西省城又发兵四千人前往迎接，十五日已经会合。十七日贼兵前来攻扑营垒，省兵几乎支持不住，幸而湖北军前来救援，转败为胜。二十三日吴竹庄率领彪勇千人和省兵八百人回师剿除新昌县贼匪。瑞州贼兵势力浩大，守备完密，还很难马上攻破。

温弟的病是伤于暑热，在营中误服了太多的大黄，几乎到死去活来的地步。现正服补阳的药，一天天痊愈，二日内能吃能睡，如果再报几帖补药，就能复元了。

我身体平安，癖病自腿以上都未发作。江西年谷丰登，足以告慰。顺候近好，诸惟心照。

【提示】这封家信中谈到曾国华（温弟）病已好转，并谈到石达开是清军的劲敌，另外河口战事吃紧，请诸弟卖田偿还李仲云的债务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老弟足下：

七月之季，遣刘一、安五回家，寄呈家书，想已到达。温弟之病，日见痊愈。因盛暑行军，过于劳苦，又误服大黄太多，故到省后以温补而始奏效，再调养半月，即可复元，仍回瑞州也。

瑞郡官军屡获大胜，军威日振，贼势日蹙。惟闻伪翼王石达开新自鄂中东下，为李迪庵所败，或当来援瑞州，不免大战数场。果能擒此巨寇，献俘北阙，则江省全局，立转破竹之势，易于着手耳。

七月下旬，有永丰败匪，勾结江闽交界之“边钱会”匪，连陷南丰、新城、泸溪、贵谿、弋阳等县，河口一县镇、广信府城十分危急。幸浙江防兵之在玉山者逾境来援，信郡尚保无恙。一波特起，全省震荡。现抽调次青抚州军中四千人往剿河口，未审能迅速扑灭否。闽兵尚在建昌，兵多贼少，克复久稽。粤兵在赣，得保要郡，差强人意。毕金科在饶州，彭雪琴在吴城，均尚平安。

前三月间，澄弟在长沙兑李仲云家银二百两，刻下营中实无银可拨，只得仍在家中筹还。前年所买衡阳王家洲之田可仍卖出，以田价偿李家之债可也。余身体平安。癖疾略发，尚不甚为害。〔诸惟心照，不具。〕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老弟足下：

七月之末派刘一、安五回家寄呈家信，想已到达。温弟的病，一日日见好。但因在大暑天行军，过于劳苦，又误服大黄太多，所以到省城后，用温和的补药才奏效。再调养半个月，就能复元，仍旧回到瑞州去。

瑞郡官军屡获大胜，军威一天天振作，贼匪兵势一天天缩小。只是听说伪翼王石达开新从湖北东下，被李迪庵击败，或者会来救援瑞州，又不免要大战几场。如真能擒获这个大盗魁献俘于北京，则江西全局立刻可转为破竹之势，容





易着手了。

七月下旬有股从永丰败退下来的贼匪勾结江西、福建交界的“边钱会”匪，接连攻陷南丰、新城、泸溪、贵谿、弋阳等县，河口一镇、广信府城十分危急，幸而抽调李次青抚州军队中的四千人前去剿除河口贼匪，不知能迅速扑灭否？福建军队还在建昌，兵多贼少，久已等待他们克复该地。广东兵在江西能保住要郡，总算令人满意。毕金科在饶州，彭雪琴在吴城，都还平安。

前三月间，澄弟在长沙兑得李仲云家银子二百两，眼下营中实在没有银两可以拨付，只能仍旧在家中筹借归还。前年所买衡阳王家洲的田产可仍旧卖出，用田价偿还李家的债务就行。我身体平安，癖病稍有发作，不很厉害。诸惟心照，不具。

205

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与诸弟书

公元 1856 年 10 月 8 日

【提示】这封家书嘱咐儿子曾纪泽写信告知家中琐事，谈到各地正整顿军务，并不满安五在军中的表现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九月初二刘一来江西，奉父亲大人、叔父大人手谕，敬悉家中平安。而澄弟在永丰，沅弟在省，季弟居稍远，均无安信。纪泽儿亦未写信，殊不可解。

自瑞、临道梗，不通音问者已八阅月。此次刘一等回家，纪泽应惊喜异常，写详禀以告家中之琐事，以安余之心，即今年新婚一节，亦应将喜事之首尾、新妇之贤否缕晰禀告。何竟无一字上陈耶？嗣后每次长夫来营，纪泽必写详禀一封，细述家中及亲邻之琐事，并陈己身及诸弟之学业。每次以一千字为率，即以此当问视之子职可也。

温甫病已痊愈，眠食均皆复旧，惟脚力略软，是以尚留

省城再为调养。

余于初三日自省起程，初五日至瑞州。见刘峙衡营务整肃，治全军如治一家，每日皆饭毕始近黎明，深堪佩服。普承尧宝勇营亦队伍整齐。吴竹庄彪勇现已分出进省，另剿东路广信之贼。省兵五营在瑞者，亦尚有规矩。余驻瑞数日，即行回省，令沅弟来瑞也。

沅弟在长沙招勇，不知系代南坡兄办就后即交他人管带，抑系亲自统辖？与周凤山并为一军乎，抑各树一帜乎？此间有凤、新、虎三营，千七百人，周凤山之旧部也。益以渠在长沙所招之千五百人，王吉昌投效之八百人，已足自成一军，皆永州道、新、宁、江四属之人。即不收王吉昌之勇，亦尚有伍化蛟等营可以合并。沅弟所招之湘勇，似不必与周合。如来瑞州，则与峙衡合可也，与宝勇合亦可也；如来吉安，则须另觅一军合之。沅弟与黄南兄、夏憩兄熟商后，望专人飞速寄信来江。〔安五在营浮躁，不甚守规矩，兹遣之送信回，以后不可令渠来营。余俟续布。〕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九月初二刘一来到江西，接到父亲大人、叔父大人亲笔信，敬悉家中平安。而澄弟在永丰、沅弟在省城，季弟住得较远，都没有报平安的信来，纪泽儿也未写信来，特别难以理解。

自从瑞州、临江道路梗塞，不通音信已有八个月。这次刘一等人回家，纪泽应该惊喜异常，应写详禀告诉我家中的琐事，用以安慰我的心，就是今年新婚一事，也应把喜事的首尾，新婚妇贤惠或不贤惠一条条禀告，何以竟然没有一字向我陈述？从今以后每次长夫来营时，纪泽必须写详禀一封，详细叙述家中及亲族、邻居的日常琐事，并陈述自己和诸弟的学业，每次以一千字为准，就将这样做当成是问候双亲的为子之职责吧。





温甫病已痊愈，饮食睡眠都已复原，只有脚力稍稍软弱，所以还留在省城再调养一段时间。

我于初三从省城出发，初五到达瑞州。见刘峙衡营中事务整齐肃穆，治理全军如治理一家，每天都是吃完早饭才接近黎明，深可佩服。普承尧宝庆兵营军队整齐。吴竹庄的彪勇现已分出一军进驻省城，另一军进剿东路广信的敌军（注：指太平军）。江西省五营兵驻瑞州，也还有规矩。我在瑞州驻了几天，就回到省城，让温弟来瑞州。

沅弟在长沙招募兵士，不知是替南坡兄办理好后就交给别人管带？还是亲自统辖与周凤山合并成一军？还是各树一帜呢？我这里有凤、新、虎三营共一千七百人，是周凤山的旧部，加上他在长沙所招募的一千五百人，王吉昌投效的八百人，已经足以自成一军，都是永州道、新宁、江西所属的人，即使不收编王吉昌的兵士，也还有伍化蛟等营可以合并，沅弟所招募的湘南兵似乎不必与周合并。如来瑞州，则与峙衡合军也行，与宝庆兵合军也行。如来吉安，就需要另寻一支军队为之合并！沅弟与黄南兄、夏憩兄仔细商议后，希望派专人飞速带寄信件来江西。安五在营中表现浮躁，不很守规矩，现派他送回信，以后不可让他来营。余俊续布。

206

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与四弟国潢书

公元 1856 年 10 月 8 日

【提示】在这封家书中，曾国藩告诫诸弟乱世之中应深居简出，并表达自己远离宦途之意。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顷接来缄，又得所寄吉安一缄，具悉一切。朱太守来我县，王、刘、蒋、唐往陪，而弟不往，宜其见怪。嗣后弟于县城、省城均不宜多去。处兹大乱未平之际，惟当藏身匿迹，不可稍露圭角于外，至要至要！吾年来饱阅世态，实畏

宦途风波之险，常思及早抽身，以免咎戾。家中一切，有关系衙门者，以不与闻为妙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刚才接到来信，又接到你们寄往吉安的一封信，详细地知道了一切。朱太守来到我县，王、列、蒋、唐前往作陪，而澄弟不去，这会让他见怪。以后无论是县城还是省城澄弟都不宜多去。处于现在这种大乱未平的时刻，只应藏身匿迹，不可以稍稍在外显露头角。这是万万重要的。

我多年历尽世态炎凉，实在畏惧宦途风波的险恶，常常想及早抽身退出，以免获罪。家中一切事务，如有关系到官府衙门的，以不闻不问为好。请大家理解我的一番苦心，不再一一叙说。

咸丰六年九月十七日与九弟国荃书

公元 1856 年 10 月 7 日

207

【提示】这封家书中谈到军事已有转机，告诉诸弟应该学习黄南的不声不响干大事的作风，请曾国荃（沅弟）向夏憩转达他的意思，并催促周凤山速来见他。

沅甫九弟足下：

十七日李观察处递到家信，系沅甫弟在省城所发者。黄南兄劝捐募勇，规复吉安，此豪杰之举也。南路又出此一支劲兵，则贼势必不能支。

金田老贼，癸、甲两年北犯者，既已只轮不返；而曾天养罗大纲之流，亦颇遭诛殛；现存悍贼惟石达开、韦俊、陈玉成数人，奔命于各处，实有日就衰落之势。所患江西民风柔弱，见各属并陷，遂靡然以为天倾地坼，不复作反正之想，不待其胁迫以从，而甘心蓄发助战，希图充当军师旅





帅，以讹索其乡人，掳掠郡县村镇，以各肥其私囊，是以每战动盈数万人，我军之为震骇。若果能数道出师，擒斩以千万计，始则江西从逆之民有悔心，继则广东新附之贼生疑贰，而江西之局势必转，粤贼之衰象亦愈见矣。

南兄能于吉安一路出师，合瑞、袁已列为三路，是此间官绅士民所祷祀以求者也，即日当先行具奏。沅弟能随南翁以出料理戎事，亦足增长识力。南翁能以赤手空拳干大事而不甚著声色，弟当留心仿而效之。夏憩兄前亦欲办援江之师，不知可与南兄同办一路否？渠系簪缨巨室，民望所归，又奉特旨援江，自不能不速图集事。惟与南兄共办一支，则众执易举；若另筹一路，则独力难成。沅弟若见憩翁，或先将鄙意道及，余续有信奉达也。

周凤山现在省城，余飞札调之来江；盖欲令渠统一军，峙衡统一军，一扎老营，一作游兵。不知渠已接札否？望沅弟催之速来。其现在袁州之伍化蛟、黄三清，本系渠部曲，可令渠带来也。

〔余俟续布。国藩又及沅甫九弟足下。〕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足下：

十七日从李观察那里传来家信，是沅甫弟在省城寄来的。黄南兄劝捐招募兵勇计划收复吉安，真是豪杰之举。南路又出现这样一支劲旅，则贼逆兵势绝对不可能支撑。

金田老贼在癸、甲两年向北进犯的军队已经有去无回；而曾天养、罗大纲之流也频频遭到诛杀，现存凶悍勇猛贼逆只有石达开、韦俊、陈玉成几人，往来奔命于各处，确实有一天天衰落的趋势。我所担心的是江西民风脆弱，见到各属县府都已失陷，遭到靡然浩劫，以为是天崩地裂，不再作归顺本朝的考虑。不等贼匪威胁强迫，就顺从贼逆，心甘情愿的留头发助战，希望充当军师、旅帅，以此讹诈、勒索乡民，掳掠郡县村镇，以此填饱他们的私囊。所以每一战，一

动就是几万人，使我军为之震惊。如果真能从几路出兵，擒斩成千上万的敌人，就能使江西从逆的百姓有悔悟之心，继而能使广东刚归附的贼兵产生怀疑动摇的思想，那么江西的局势肯定会转变，而广东贼兵的衰落气象也会更显现出来。

南兄能从吉安一路出师，加上瑞州、袁州已经列成三路，正是这里的官绅士民所祈祷以求的，我马上就先行备折奏达。

沅弟能随同南翁出师，料理军事，也完全能够增长见识。南翁能够凭着赤手空拳办大事而不很露声色，弟应当留心向他学习。

夏憩兄先前也想筹办援助江西之师，不知能不能和南兄共同筹办一支军队。他是簪缨大户人家，民望所归，又奉有特旨援助江西，自然不能不想迅速办成这些事情。与南兄共同措办一支军队，则靠众力容易办成；如另筹办一支，则是独力难成。沅弟如见到憩翁，也可以先把我的意思告诉他，我接着有信奉送给他。

周凤山现在省城，我去飞鸽传书调他来江西，大体上要让他统领一支军队，峙衡统领一支军队；一支驻扎老营，一支作为游兵，不知他接到飞鸽传书了没有。希望沅弟催促他赶快来江西。现驻在袁州的伍化蛟、黄三清本是他的部队，可以让他带来。余俟续布。

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与九弟国荃书

公元 1856 年 10 月 30 日

208

【提示】这封家书历述军中事务和各营的调防，并讲到大局或有转机。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胡二等来营，接手书，具悉一切。

兄十七日在瑞州发去之函，肱列弟与周梧冈来瑞赴吉之





利害，不敢专，辄请左季兄、夏憩兄、黄南兄为我断决；而弟之行止，则断以与温并军而毫无疑义，此际想早收到。

十九日兄自瑞返省，闻次青十七日之失，缘次青初二日分兵攻剿近县，初四日克复宜黄，初九日克复崇仁，又分数百人出防许湾，前后共拨出四千有余，老营单薄，遂致疏失。此时广信须派重兵防守，丰城进贤等县，亦宜屯驻一旅，以为近省藩篱。此间兵勇不敷分布，意欲调周梧冈一军，与弟办夏、黄之师同来章门。又以饷需无出，不敢多招食客，以重主人之愆，是以梧冈一军，或赴吉安，或赴袁州，仍听骆中丞之调度。其弟岐山自抚州败后，亦饬其带凤字营暂回湖南，归并梧冈大队。

惟弟所部之千五百人者，兄意决望其仍来瑞州，与温并营。盖峙衡治军整肃，实超流辈，弟若与之同处一二月，观摩砥厉，弟与温合之二千人，决可望成劲旅。而憩兄南兄与我投契夙深，又为此间官绅之所属望，一至章门，则嘘枯振萎，气象一新，使我眉间忽忽有生气。望弟商之季兄、憩兄、南兄，即率此千五百人速来瑞州。兄得与憩、南两君熟商一切，大局或有转机，温弟亦得更番归省，公私实为两利。

如众议必欲为吉安之行，亦望先来瑞州小驻半月，然后自袁入吉，亦不过少迟月余。此间诸务，有不能不面谈者，而弟与憩、南二公新军，势亦有不能与梧合，仅可与温、峙、湘、宝合者。此中气机，弟与季翁自必熟知之也。

兹专人送长沙信，另有信送新堤胡莲舫处。（胡莲舫一信一札，请弟专人送至新堤，守取回信。山、陕、湖北三咨，请交马递发去。）草布一二，诸惟心照。

兄国藩手具，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，江西省城寄。

【译文】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胡二等来到大营，接到你的手书，详悉一切。

为兄于十七日在瑞州发去信函，列出沅弟与周梧冈来瑞州和赴吉安利弊，不敢专凭己见，请左季兄、夏憩兄、黄南兄为我决定。而沅弟的进止，则绝对以和温弟合军而毫无疑义。这会儿想早已收到。

十九日为兄从瑞州返回省城，听到李次青十七日失利。缘由是次青于初二分兵攻剿附近县城，初四日克复宜黄，初九日克复崇仁，又分兵数百人外出防守许湾，前后共拨四千余人，老营兵力单薄，于是导致失利。现在这种时候，广信需要派出重兵防守，丰城、进贤等县也应屯驻一支军队，作为靠近省城的藩篱。我这里兵勇不够分派，想要调周梧冈一军，和沅弟所募办夏、黄的军队，一同来江西。又因饷银军需没有来源，不敢过多招募食客，加重东道主的负担。所以周梧冈的一支军队或赴吉安、或赴袁州，仍听从骆中丞的调度。他弟弟周岐山自从抚州战败后，我也命他带领凤字营暂且回到湖南，归并于梧冈的大队人马。

惟有沅弟所部一千五百人，为兄的意见是一定希望仍旧开赴瑞州，观摩磨练，弟与温弟合并的二千人必定可望成为劲旅。而憩兄与南兄与我交情深长，又为这里官绅们所瞩目盼望，一到江西，则噍枯振萎，气象一新，使我眉宇间虎虎然有生气。希望弟与季兄、憩兄、南兄商议，就率领这一千五百人速速赶来瑞州。为兄能与憩、南两君细商一切，大局或者会有转机。温弟也可轮换回乡省亲，于公于私，实是两利。

如大家意见都是必须去吉安，也希望弟先来瑞州暂驻半月，然后从袁州进入吉安地区，也不过稍迟月余；这里诸事中有不能不当面谈清的，而弟与憩、南二公的新军也势必不能与梧冈军合并，而仅可与温、峙、湘、宝合军。这中间的关键，弟与季翁自然是一定深深知道了的。

现派专人送信到长沙，另有信送交新堤胡莲舫处。胡莲舫一信一札，请弟派专人送到新堤，守候拿到回信。山西、陕西、湖北三件咨文，请交驿马递发出去。草布一二，诸惟





心照。

209

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与纪泽书

公元 1856 年 10 月 30 日

【提示】在这封家书中，曾国藩嘱咐儿子曾纪泽不可荒废学业，并教新妇操作家务，自己年老无甚长进，纪泽不可浪费光阴。另外又谈到让曾国潢（四弟）卖田清还债务，以及李次青的作战情况。

字谕纪泽儿：

胡二等来，接尔安禀，字画尚未长进。尔今年十八岁，齿已渐长，而学业未见其益。陈岱云姻伯之子号杏生者，今年入学，学院批其诗冠通场。渠系戊戌二月所生，比尔仅长一岁，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，遂尔勤苦好学，少年成名。尔幸托祖父余荫，衣食丰适，宽然无虑，遂尔酣豢佚乐，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。古人云劳则善心生，佚则淫心生。孟子云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吾虑尔之过于佚也。

新妇初来，宜教之入厨作羹，勤于纺织，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。大、二、三诸女，已能做大鞋否？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，各表孝敬之忱，各争针黹之工。所织之布，做成衣袜寄来，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。

余在军中，不废学问，读书写字，未甚间断，惜年老眼蒙，无甚长进。尔今未弱冠，一刻千金，切不可浪掷光阴。四弟所买衡阳之田，可觅人售出，以银寄营，为归还李家款。父母存，不有私财。士庶人且然，况余身为卿大夫乎？

余癖疾复发，不似去秋之甚。李次青十七日在抚州败挫，已详寄沅甫函中，现在崇仁加意整顿，三十日获一胜仗。口粮缺乏，时有决裂之虞，深用焦灼。

尔每次安禀，详陈一切，不可草率。祖父大人之起居，阖家之琐事，学堂之工课，均须详载。切切此谕。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胡二等人来大营，接到你写的安禀，字体仍旧没有长进。你今年十八岁了，年龄已渐渐大了，可学业不见有增长。陈岱云姻伯的儿子杏生，今年入学，学院批阅他的诗是全校的冠军。他是戊戌年二月出生的，比你只大一岁，因为他家境很清贫，于是就勤奋好学，少年成名。而你幸运依靠祖父余荫，衣食丰厚舒适，心宽无忧无虑，于是就安逸享乐，不再把读书立业当作大事。古人说：“劳则善心生，逸则淫心生”。孟子说：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。我担心你是过于安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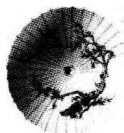
新媳妇刚过门，应当教她进厨房作饭菜，勤于纺织，不要因为是富贵人家的子女就不从事劳动。大、二、三几位女儿已经会做大鞋了吗？三位小姑一位嫂嫂，年年都做一双鞋寄给我，各自表示对我孝敬的热忱，各自表现针线工夫；织成的布，做成衣袜寄来，我也好看看闺门之中的勤劳或懒惰。

我在军营里并没有废弛学问，读书写字也没怎么间断，只可惜年迈眼花，没什么长进了。你现在还没到二十岁，正是一刻值千金的时候，千万不可虚度光阴。四弟在衡阳所购买的田产，可找买家把它卖出去，把卖得的银子寄到营中来，作为归还李家的款项。父母现都还健在，子孙不应当有私人财产，一般的人士都是这样，更何况我身为卿大夫呢？

我的癖病又复发了，但不象去年秋天那么厉害。李次清十七日在抚州挫败。已经在寄给沅甫的信中详细述说了。现在他在崇仁认真整顿军队，三十日打了一个胜仗。军中口粮缺乏，时时有断粮的危险，对此深感焦虑。

你每次写安禀都要详细陈述一切，不可草率，祖父大人的起居、家中的大小事、学堂的功课，都必须详细写上。切记切记。





210

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与四弟国潢书

公元 1856 年 10 月 31 日

【提示】这封家书嘱咐曾国潢宜在家侍父，又谈到李次青退保崇仁以及军中难事，赞同请曾香海教子。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胡二等来，知弟不在家，出看本县团练。吾兄弟五人，温、沅皆出外带勇，季居三十里外，弟弟又常他出，遂无一人侍奉父亲膝下，温亦不克遽归侍奉叔父，实于《论语》“远游”、“喜惧”二章之训相违。余现令九弟速来瑞州与温并军，庶二人可以更番归省。澄弟宜时常在家，以尽温清之职，不宜干预外事，至嘱至嘱。

李次青自抚州退保崇仁，尚属安静。惟败勇之自抚回省者，日内在中丞署中闹请口粮，与三年又一村之局相似，实为可虑。

明年延师，父大人意欲请曾香海，甚好甚好。此君品学兼优，吾所素佩，弟可专人作书聘请。稍迟旬日，吾再手缄请之。其馆金丰俭，则父大人酌定，吾自营寄归可也。〔俊四归，带回福字荷包，祈查收。不一二。兄国藩手具，十月初三日。〕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胡二等来营，得知弟不在家中，外出看本县的团练去了。我们兄弟五人，温、沅都出外带领兵士，季弟住在三十里外，弟又常常因他事外出，于是没有一人侍奉于父亲膝下，温弟也不能马上回家侍奉叔父，实在与《论语》“远游”、“喜惧”两章的教训相违背。我现在让九弟速来瑞州与温弟合军，就是让他两人能够轮流归家省亲。澄弟应时常在